

深度 風物

# 《第一爐香》裡的悲劇英雄：許鞍華就是葛薇龍？

因為香港處境，我第一次在葛薇龍身上體會到，這就是擁抱命運而在廢墟中挺立自我的悲劇英雄。雖然許鞍華自己到底是淡淡的……

特約撰稿人 鄧小樺 發自香港 | 2021-12-08



許鞍華《第一爐香》（以下電影簡稱《第》，小說簡稱〈第〉），是許導人生中第三度改編張愛玲，又挾首位女導演獲威尼斯終身成就獎之勢，是當然的一時話題作。然而電影引來爭議批評不斷，用許鞍華自己的話說是「由開鏡第一天被罵到現在」，梁文道與許鞍華的「八分」[訪談](#)中亦特意提到了電影未上畫、豆瓣評分已跌到5.5分低點的奇異現象。工作關係有同事去搜尋影評，她說看了五頁都是負評，一篇正評都找不到。

## 「找不到正評」

一個沒有正評的世界，是如何形成的呢？筆者不是身處大陸網絡，未能詳細研究。但至少在市場行銷角度來看，都是一個怪現象。筆者是香港人，見慣一般的網絡反應都是「冤豬頭都有萌鼻菩薩」（蘿蔔青菜，各有所愛），眾說

紛紜莫衷一是，再壞的電影都有人捧，不會維持一面倒。一般網絡都有操作，正反兩方都會有各自的網軍。除非其中一方因為某些原因而完全不（懂）作抵抗。無論如何，《第一爐香》回到香港上映，許鞍華主場，我們能否有新的角度去看這部電影？筆者本亦為原著黨一枚，但在無正評的局面中本文願作一另有角度、而望不失客觀的嘗試。

嚴肅文學作品進行電影改編，素來容易受到「簡化」的指責。這與文字媒體與電影影音媒介的差異有關，文字作品可用大篇幅進行心理描寫，深度鑽入；但電影的影音媒介要表現心理轉折是比文字困難的。張愛玲作品又因文字中的心理描寫中介外在描寫，「若得其情，哀矜勿喜」的敘事者介入，敘述語言與視角分離所造成的強烈反諷味道，因而特別難作電影改編。張迷特別挑剔，甚至喜歡互相指責其它人不懂張之真意，也是獨有現象，張迷李碧華一早說過。就算過去被認為完成度最高的李安《色·戒》，我記得上映當時，也因為把易先生改為有情郎，抹去了原著最冷酷可怕的「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」心理，而引來不少原著黨不滿。許鞍華自己也說過，改編張愛玲一定被人罵的，她是明知死路一條的。

許鞍華素來知道，拍張愛玲是一定會被人罵的；明知很容易失敗也要去做，許鞍華大概憑藉的是愛讀文學的初心，以及，對香港的愛，去完成任務。



《第一爐香》電影劇照。網上圖片

## 許鞍華才是葛薇龍

《第》一直被人埋怨有選角的問題，坦白說我覺得角色和原著的落差度是可以接受的，當然造成最大破壞的是馬思純，但問題不在於她沒有林黛的外型與氣質（張愛玲本人曾說過演薇龍最佳人選是林黛），而是她的把握出現了問題。葛薇龍的悲劇在於，她有世故的表面與天真的內心，非常清醒地知道喬琪不可靠，但依然盡賭一鋪走向「愛上

浪蕩子-賣身作交際花-最後被拋棄」的悲劇命運。連許鞍華本人都知道薇龍是十分清醒的，而馬思純在電影裡給出的是一個一眼就看出是天真無知、時常好像恍惚或者受了創傷的薇龍，這拉低了整件事的層次。這是一個演繹問題多於選角問題，相信馬思純在拍攝過程中已被網絡輿論打擊，影響情緒。

筆者大膽提出，能夠把《第》看清楚的方法就是，把眼光從馬思純身上移開。這樣你可以看到俞飛鴻演的梁太太已經十分稱職，要妖嬈有妖嬈，要苦澀有苦澀，無論多麼奇異的衣服都穿得落落大方衣袂生風。也可以看到中西混雜國際線，王安憶小說家水平的複雜家庭線。最重要的，香港是許鞍華主場，識者自知，我們入場看的其實是許鞍華——筆者想大膽提出的是，許鞍華本身就是葛薇龍。

筆者曾為《第》跟許鞍華做過一次[長訪](#)，和許鞍華談話，總覺得她有種少女味道，不覺得是上了神枱的「偉大」名導，精神氣質彷彿更像是在讀研究院的大學助教。原著中葛薇龍對愛情天真，但有著上海人的世故外衣，許鞍華則連葛薇龍的世故外衣都沒有。許鞍華及王安憶都心知自己與張愛玲的差異，她們不像張愛玲把人性看得那樣黑暗——在這裡，許王二人是從「關係的複雜」去回應張愛玲，將故事鋪展了，每個角色都好像有了一路走來的脈絡，便不是原著那樣極致冷酷的利害之心與人性黑暗。這是一種人文方式、文學進路的回應方法。豪爽粗獷又低調的許鞍華愛讀張愛玲，但她並不算是骨灰級張迷，所以才不會不能體會原著黨的心思癖好；她在訪問中表示沒有預計到媒體和網絡言論的破壞力，我們暗裡嘆一句「不知世途險惡」，果然是成長在香港沒有見過壞人，香港人聞此坦白說真是有點疼惜。薇龍投奔姑媽時原想不到，她去的大宅是龍潭虎穴。

許鞍華素來知道，拍張愛玲是一定會被人罵的；外間對她第三度改編張愛玲虎視眈眈，又挾威尼斯首位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女導演之盛名，製作更大，改編更難，又兼她自己一再提到的老了體力精神不足（在畫面中看到紕漏時真的傷心），根本就是難度很大的挑戰。明知很容易失敗也要去做，許鞍華大概憑藉的是愛讀文學的初心，以及，對香港的愛，去完成任務。

這和薇龍明知將來會被喬琪甩掉，未來是無邊的黑暗，但還是要賭上自己的人生，豈不相似？只是許鞍華愛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喬琪喬，而是一個混雜、多元、中西碰撞而有浪漫與危險感的香港。而她為此投身的方式，是重構及保留舊香港的精神與靈魂。文念中拍許鞍華的紀錄片《好好拍電影》提醒我們，許鞍華表示很committed to香港（這在她來說是很重的措辭了），想為香港做些事。在《好好拍電影》中有一幕，許鞍華隆而重之地站起來迎接一個人，原來是六十年代的老左，她想在他口中聽多些歷史，好在電影中重構香港。

許鞍華和王安憶嘗試做的，是從更大的層面去呈現她們心目中張在〈第〉所達成的高度成就：在許鞍華是〈第〉的國際性華洋混雜視野，在王安憶是複雜、墮落、扭曲的愛情（包括家庭）關係。



《第一爐香》電影劇照。網上圖片

## 以複雜對複雜的改編

角色衣著不跟原著描述、姑媽用煙頭燙的變了海棠而不是杜鵑花、玻璃球沒有拍出來、彭于晏太多肌肉……如此種種都令原著黨累積怨恨。其實許鞍華及編劇王安憶不是不尊重張愛玲，只是可能根本沒想過要在這些細節上滿足張迷，沒有想像到巨大的反彈。許鞍華和王安憶嘗試做的，是從更大的層面去呈現她們心目中張在〈第〉所達成的高度成就：在許鞍華是〈第〉的國際性華洋混雜視野，在王安憶是複雜、墮落、扭曲的愛情（包括家庭）關係。

許鞍華重視取景，選在鼓浪嶼的殖民地建築群作主場景，梁太太家宴上跳華爾滋和唱英文歌，更大力營造花園宴會及蜜月遊船河部分，和田惠美給主角的服裝造型著重西服，在在都是希望著重捕捉〈第〉中的國際性或曰港式中西混雜的色彩。這種用心是值得觀眾留神的，因為這天然地比較難拍。當然平心而論，這個良苦用心因為片中大部分操純正國語而有點被遮蓋了，好像只有梁洛施略顯生硬的國語顯得比較異國（但依然是純正的），其實如果能像《明月幾時有》裡李燦森出來露一口半鹹淡港式國語，或者對白上多一點中英夾雜，大概整個國際化混雜的感覺就能更明顯。在這方面，許鞍華可說是捨易取難，不排除背後還有別的因素影響。

《第》的人際關係其實比原著複雜。司徒協的「uncle」角色加重，在電影中其實是他「相中」了薇龍，要把她培養成交際花兼翻譯，進而比較明顯地中介了喬琪與薇龍的關係，而梁太太只是因為討好司徒協而留下薇龍，那種心思就比原著減了險惡（被司徒協分擔）。電影中甚至加多了幾場戲，司徒協以家長兼僱主的姿態，權威凌駕於梁太太之上。這種怪異的家庭關係為原著所無，而它本身是比較殊異而難以理解的。其次，《第》的骨幹是一個愛情故事，而王安憶增補了的婚後部分，著重喬琪薇龍婚後那種明知雙方都不忠而要忍受，相互嫉妒又無法完全佔有對方，日漸墮落的腐敗的關係毫無出口，而在結構上呈對照。同樣，也是一種異於尋常而難以理解的關係。

一般嚴肅文學名著改編為電影時，常會被詬病為「簡化」，但許王二人的《第》相對於張愛玲的〈第〉，似乎不是取簡化易懂大眾化的路線，而是以複雜對複雜，以複雜的方式去改編原著的複雜。因此電影可能不夠順張迷心意，但許王對張愛玲的尊重是足夠的，出發點也不庸俗。

張愛玲描寫女性心理鞭闢入裡，但她的角色大部分在小說中並不成長，經常是從開始一直往黑暗的深處墜落，僅有的生存技巧只讓她們在網中愈陷愈深，最後對於父權社會幾乎沒有反抗能力。



《第一爐香》電影劇照。網上圖片

## 女性的成長

筆者作為一枚原著黨，因工作關係看了兩次《第》，第二次看是訪問許鞍華之後，嘗試完全拋開原著來看，的確比較容易看到改編的心思。坦白說馬彭二人的感情戲、床戲、吵架戲都不來電，除山頂那場以外都可說是索然無味，吻戲再長都只令人尷尬。但發現電影增補的「家庭線」是有意義的，那可以讓我們發現電影中的女性成長。眾所週知，張愛玲描寫女性心理鞭闢入裡，但她的角色大部分在小說中並不成長，經常是從開始一直往黑暗的深處墜落，僅有的生存技巧只讓她們在網中愈陷愈深，最後對於父權社會幾乎沒有反抗能力。（台灣學者張小虹去年的《文本張愛玲》乃是少有正面並深入處理張愛玲作品與父權結構關係者，但其推論層次繁富無法在此三言兩語引述。）而在《第》中，所有的主要女性角色幾乎都有成長：薇龍能讓喬琪反過來妒嫉她；梁太太從交際花媽媽生成為薇龍的終生所託（回首一生的婚姻與家庭磨難）；吉婕最終看破紅塵成了修女；連睨兒，最後也堅決拒絕了喬琪，沒有再對不起薇龍，堪稱上升為這個扭曲家庭中的倫理道理之柱。

關錦鵬多年前在《紅玫瑰白玫瑰》裡也曾加入「女性的成長」，那就是將白玫瑰在原著中與振保關係轉劣時的一些

埋怨句子，轉到電影結尾，關錦鵬曾表示是希望表現白玫瑰的成長，她可以用家長里短的抱怨，來贏得街坊的認同（此處異於原著），建立自己的自信，作為向振保奪權報復。這個改變原著大概很難明白，我當年重看多次都大惑不解，只認定不合原著而覺得很彆扭，直至看了關導訪問才明白。現在覺得，改編電影有自己的用心，是值得欣賞的，何況還是一個比較政治正確的用心；而作為觀眾，掌握到另一些角度來看電影，也算是得著與成長。

這兩年來，太多事物頹敗、被消抹，世界變遷陌生，我想，去擁有一種能力，越過眼前的實存之物而看到不存在於眼前的事物，再進而去保存一份良善，對我們來說，是很重要的能力。



《第一爐香》導演許鞍華。網上圖片

## 看到不存在於眼前的事物

《紅樓夢》的遺憾：「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。」原著中的葛薇龍其實肯定會失敗的，而正是這種對失敗終局的選擇與擁抱，令葛薇龍有了悲劇英雄的高度。〈第〉結尾葛薇龍自比灣仔碼頭的雞妓，「本來嘛，我跟她們有什麼分別？」又更正道：「她們是不得已，我是自願的！」這個「自願」，我本來看了千百次，都覺得是無知少女為愛甘受愚弄，她將來一定輸得很淒慘——唯是過了2019之後，看這段感受完全不同，因為就算是頹敗的終局，那是不是出於我自己的選擇，就絕對很重要。因為香港處境，於是我第一次在葛薇龍身上體會到，這就是擁抱命運而在廢墟中挺立自我的悲劇英雄。雖然許鞍華自己到底是淡淡的，不像悲劇英雄——我說她才是葛薇龍，她嚷著「我要做喬琪喬！」

讀者觀眾可能覺得「許鞍華才是葛薇龍」這個說法太過主觀難以接受，電影拍得距離完美太遠、觀影感受不好那就夠了，但在這兩年來，太多事物頹敗、被消抹，世界變遷陌生，我想，去擁有一種能力，越過眼前的實存之物而看

到不存在於眼前的事物，再進而去保存一份良善，對我們來說，是很重要的能力。

許鞍華

第一爐香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